

小  
丑  
之  
花

太宰治

邓峰——译

D a z a i O s a m u

道  
化  
の  
華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非  
外  
借

小丑之花

太宰治

道化の華

邓峰——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小丑之花 / (日) 太宰治著; 邓峰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94-1936-1

I. ①小… II. ①太…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8 ) 第070757号

本封面设计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大牌出版授权, 由许晋维设计。

书 名	小丑之花
作 者	(日) 太宰治
译 者	邓 峰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36-1
定 价	45.00 元

目录

小丑之花

001

逆行

065

他已非昔日之他

087

狂言之神

135

虚构之春

161



# 小丑之花

“经过此处，就是悲伤之地。”<sup>①</sup>

朋友一个个离我而去，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朋友啊，跟我说话吧，尽情地嘲讽我吧。啊啊，朋友空虚地别过脸去。朋友啊，毫无顾忌地向我发问吧。我什么都会跟你说。没错，我就是用这双手，把阿园沉入水中的。我以魔鬼般的狂妄，诅咒着即使我能死而复生，阿园也要死去。还要我继续说吗？啊，但是朋友，只是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

大庭叶藏<sup>②</sup>正坐在床上，看着海面。因为下雨，海面变得迷迷蒙蒙。

从梦中醒来，我反复阅读这几行字，对于它的丑恶与卑劣，感到万分哀痛，恨不得马上将它们全都删了。罢了罢了，过于夸张了！抛开别的不说，大庭叶藏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因酒而醉，而是被更强烈的东西醉倒了，一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为大庭叶藏鼓个掌。这个名字，太适合做我的主角了。“大庭”，

---

① 但丁的《神曲》中，地狱之门上的铭文。

② 太宰治《人间失格》的主角。

光是这两个字就跟主角非同凡响的气魄非常契合。而“叶藏”，也是相当新鲜，给人一种从陈旧底层翻涌上来的真正的新鲜感。另外，“大庭叶藏”这四个字的排列看起来就特别愉快、和谐！啊，仅仅是这个姓名，就已经是划时代的杰作了好吗？可是，这样的大庭叶藏，此刻却坐在床上眺望着远处烟雨蒙蒙的海上。难道这不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罢了。自嘲是下流之举，不过是骄傲的自尊心痛苦受挫了而已。一如我，就是不想被人指责，所以才会主动先在自己身上钉上钉子。这才是赤裸裸的懦弱。我想不坦诚都不行。啊啊，就是要谦逊。

大庭叶藏。

就算被讽刺也只能这样了。鹦鹉学舌，不自量力。只是一味模仿，很容易就被有识之士看穿了。肯定也有更不错的名字，但对我来说好像太麻烦了。干脆就用“我”好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可是我在今年春天，刚用‘我’做主角写了小说，如果连续两篇都这样，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假如我明天突然死掉了，说不定会突然蹿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扬扬得意地说：

“看吧，那个家伙若不用“我”做主角，就写不出来小说。”实际上，就算因为这样的理由，我还是坚持用“大庭叶藏”这个名字。觉得可笑吗？少来，你也一样。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底，有家名为“青松园”的海滨疗养院，因为一个名叫叶藏的男子入院，而引起了一阵骚动。当时的青松园，住着三十六名肺结核病人，这里面包括两名重症患者、十一名轻症患者，以及正处于康复期的剩余二十三人。叶藏住在东边第一栋病房楼，也就是所谓的特等病房，楼中一共有六间病房。

叶藏住的这间两边房间没有住人，还是空的；最西边的六号病房，住着一位身材高大、鼻子挺拔的大学生；而最东边的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分别各住着一位年轻女子。这三个人都处于康复期。头一天晚上，有人在袂之浦自杀。听说是双双殉情。明明两个人是一起跳的海，结果男人却被不知情的返航渔船给救起来了，捡回一条命。然而女人却没那么幸运，一时之间怎么找也找不到。为了搜救那个女人，刺耳的警钟一直响个不停，当时村里面大批的消防队员一个接一个地陆续跳上一艘艘渔船朝海上驶去的喧嚣声，让三人听得心惊肉跳。渔船上点燃的红色火光，一整夜都在江之岛的岸边徘徊。那天晚上，大学生和两位年轻女子都一夜未眠。直到天快亮时，人们才在袂之浦的岸边找到女人的尸体。头发理得很短，却很有光泽，苍白的脸早已浮肿。

叶藏知道阿园已经死了。当他一个人被渔船缓缓送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当时，他刚从星空下醒过来，说的第一句



话就是：“那女的死了吗？”有位渔夫答道：“没死，没死，你不要担心。”语气中透着满满的仁慈。哦，原来她真死了。他一时有些失神，而后又一次失去意识。等他重新醒过来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在疗养院了。

那间用白色壁板环绕的狭仄病房，里面满满都是人。有个人问叶藏是哪里来的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叶藏都一一认真回答了。天亮以后，叶藏被转到一间较为宽敞的病房。听说，这是叶藏家乡的亲人听到消息后，特意给青松园打了个长途电话，请求务必妥善安置他。叶藏的家乡，距离此处至少有二百里。

住在东边第一栋病房楼的三位病人，都为这个新来的病人距离自己不远有种不可名状的满足。他们突然对接下来的医院生活满怀憧憬，于是终于在天空与海面逐渐泛白时都睡着了。

只有叶藏没睡。他时不时地轻轻转着头。他的脸上贴满了白色纱布。这浑身上下的伤是他在被海浪卷起，撞上礁岩时落下的。

一位二十岁左右，名叫真野的护士专门负责照料他。真野的左眼睑上方，有一处很深的疤痕，所以与右眼比起来，很明显左眼比较大。然而，并不影响美观。她的脸颊隐隐透着一抹浅黑，红色上唇偶尔会不自觉地噉起。她就在床边的椅子上坐着，眼巴巴地看着被阴霾笼罩的海面。她尽量不让自己对着叶藏的脸，因为她实在不忍心看他那副可怜样儿。

快中午的时候，有两位警察来探望叶藏。真野暂时回避了。

那两个人都穿着西装，一副绅士派头。其中一个人留着一撮小胡子，而另一个人则戴着一副铁框眼镜。留小胡子的那个人压低声音，询问叶藏有关阿园的事。叶藏一一如实告知。小胡子一边听，一边将叶藏的话在小记事本上记下来。等该了解的都了解得差不多以后，小胡子突然俯下身来，像要将病床覆盖似的对叶藏说：“那女人死了哦。你当时真的也想死吗？”

叶藏没说话。

这时，那位戴着铁框眼镜，肥厚的额头愣是挤出两三条皱纹的刑警轻轻笑了，他拍着小胡子的肩，说：“好了，好了，他看着也怪可怜的，以后再说吧。”

小胡子直勾勾地盯着叶藏的眼睛，很不情愿地收回记事本，将它放到外套的口袋里。

两位警察前脚刚走，真野就急急忙忙回到叶藏的病房。可是，她刚把门打开，就看到叶藏在哭。她只好又把门轻轻关上，暂时待在走廊。

下午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叶藏恢复得很快，已经差不多可以自己上厕所了。

他的朋友飞驒倏地冲进病房，身上的外套已经淋湿了。叶藏假装睡着了。

飞驒对着真野轻声问道：“他还好吧？”

“是的，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吓死我了。”

他扭动着肥胖的身体，将那件充满黏土臭味的外套脱下来，递给真野。

飞驒是位雕刻家，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他和同样默默无闻的西画画家叶藏，从中学开始便是好朋友。一般性情纯真的孩子，在青春时代，都会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身边某个人，飞驒也不例外。他刚进入中学，就对班上第一名的学生心怀敬仰。那个人就是叶藏。对飞驒而言，当时的叶藏哪怕是课间的一蹙眉，一微笑，都意义非凡。所以，当他在校园的沙堆后面发现叶藏犹如大人般的孤独身影，不由得发出鲜为人知的深深叹息。啊啊，那也是他跟叶藏第一次说上话的纪念日。

飞驒几乎什么都跟叶藏学：抽烟，嘲笑老师，双手交叉抱在脑后，甚至就连在校园摇摇晃晃的走路方式也是从叶藏那儿学的。他心里也清楚艺术家最了不起的理由是什么。

后来，叶藏去了美术学校。一年后，飞驒也想方设法去了同一所美术学校。叶藏专于西画，飞驒就刻意选了雕塑。他解释说自己纯粹是折服于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所以才那么想去学雕塑。但那不过是他后来成为大师，为了使自己的经历看起来稍微像样一点故意那么说的，实际上他是出于自卑，因为叶藏选择了西画，他有所顾忌。

也就是从那时起，两人终于开始各奔前程。叶藏越来越瘦，而飞驒却越来越胖。然而，两人的悬殊还不只是这些。不知怎么回事，叶藏突然痴迷于某种直接哲学，开始有些鄙视艺术。可是飞驒，却过得很是得意。他张口闭口都是艺术，甚至听的人都觉得尴尬了，他自己还浑然不觉。他经常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做出杰作，却又不好好学习。就这样，两人从学校毕业时，成绩都不是很好。叶藏差不多已经放弃了绘画。他说绘画就像创作海报，这让飞驒很颓丧。叶藏说：“所有的艺术都是社会经济结构放的屁，只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再优秀的作品也跟袜子一样，只是商品。”他的这些诸如此类的危险论调把飞驒搞得晕头转向。然而，即便叶藏最近的思想让飞驒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敬畏，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叶藏。但是对飞驒来说，没有什么比因杰作产生的悸动更刺激、更重要的了！“就是这一刻！就是这一刻！”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胡乱捏着黏土。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与其被当成艺术家，倒不如说是被当成艺术品。哦不，正因为这样，我才能这样轻轻松松地叙述吧。假如将市场上真正的艺术家呈现出来，想必各位看不到三行就要吐了。这一点，我绝对可以保证。话说回来，你要不要试着写写看那样的小说？怎么样？

飞驒同样不敢直视叶藏的脸。他尽可能谨慎小心地走近叶藏的枕畔，却只是盯着玻璃窗外的雨势。

突然，叶藏睁开眼，露出一丝浅笑，向他说道：“吓了你一跳吧？”

他大吃一惊，朝叶藏脸上瞥了一眼，又立即垂眼答道：“嗯。”

“你是听谁说起的？”

飞驒犹豫了一下。他一边从长裤口袋伸出右手，来回抚摸自己那张大脸，一边悄悄跟真野使眼色：可以说吗？真野一本正经地微微摇头，示意他最好不要说。

“报纸上已经刊登了？”

“嗯。”事实上，他是从收音机播报的新闻里听说的。

飞驒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让叶藏很讨厌。他认为飞驒完全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不过是隔了一夜，就把他当成外人对待实在太可恶了！想着这个十年老友，突然就跟自己有了隔阂，叶藏心里愤愤不平，于是再度假装睡着了。

飞驒无聊地用拖鞋将地板踩得啪嗒啪嗒作响，而后又在叶藏的床头边站了一会儿。

突然，门悄无声息地被打开了，一位身材矮小、身着制服的大学生露出了他俊秀的脸庞。飞驒看清楚来人后，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他一边撇着嘴收起脸上淡淡的笑意，一边故意磨磨蹭蹭地走向门口。

“刚到吗？”

“是的。”小菅满脸担忧地看向叶藏那边，却假装不在意

地干咳着回答。

来人名叫小菅，是叶藏的亲戚，目前正就读于大学的法律专业。虽然和叶藏有三岁的年龄差，但并不妨碍两人成为朋友。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怎么看重年龄。学校放寒假，他原本已经回家去了，一听说叶藏出了事，又马上搭火车赶了过来。他和飞驒两人转到走廊，站着说话。

“你脸上沾了些煤灰。”

飞驒指了指小菅的鼻子下方，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火车的煤烟在他那里黏附了一些。

“有吗？”小菅连忙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手帕，迅速地擦拭着鼻子下方，“现在怎么样了？情况如何？”

“你是说大庭吗？看起来像是没事了。”

“这样啊……擦掉了吗？”他绷着嘴用力将鼻子下方伸出来给飞驒看。

“擦掉了，擦掉了。家里一定很震惊吧？”

“嗯，鸡飞狗跳，搞得好像要办丧礼似的。”小菅一边将手帕放回胸前的口袋，一边回答。

“家里谁会来？”

“他哥哥会来。可是他父亲说别管他。”

“这可是件大事啊。”飞驒将一只手放在自己又窄又短的额头上，喃喃说道。

“阿叶真的没事了吗？”

“他倒是出人意料的冷静。那家伙，总是这样。”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小菅的嘴角隐着似有若无的浅笑，把头一歪。

“谁知道呢？你不和大庭见见吗？”

“好啊。可是见了面，又不知道说什么，而且——我也很害怕。”

两人说着，低声笑出来。

真野从病房里出来了。

“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请你们不要站在这里聊天好吗？”

“啊……那他……”飞驒有些惶恐，拼命想把自己庞大的身躯缩得小小的。小菅摆出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偷偷看着真野的脸。

“你们两个……那个……吃过午饭了吗？”

“没有！”两人异口同声答道。

真野涨红着脸，忍不住笑了。

三个人一起走向餐厅以后，叶藏起来了，眺望着迷迷蒙蒙的海面。

“经过此处，便是空蒙之渊。”

接着，再次回到一开始写的那部分。可是，连我自己都觉得不满意。首先，我根本不喜欢这种时间上的把戏。然而，虽

然不喜欢，还是试了试。“经过此处，就是悲伤之地。”因为我想把这句平常说惯了的地狱之门的咏叹词，放在令人骄傲的开头第一行。并无其他理由。即使因为这一行，导致我的小说失败了，我也不会胆怯地把它抹去。顺便故作有勇气地再说一句，要抹去这一行，就等于抹去我截止到今天的生活。

“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害的！”

这句话有些愚蠢，却没有错。小菅这么说的时侯，一脸得意，而后重新把牛奶杯端起来。四面墙上都贴有木板，上面涂着白色的油漆，东边的墙上，一幅胸前佩戴三枚硬币大小勋章的院长的肖像画高高悬挂在那里。下面是排列整齐的十张细长的桌子。整个餐厅空荡荡的。飞驒与小菅在东南角一处的餐桌旁坐下，一边吃饭，一边交谈。

“他之前可真够折腾的。”小菅把声音放低，继续说道，“你看他的身子都虚弱成那样了，竟然还四处奔波，看来是真的想寻死。”

“据我所知，他好像是学运行动队<sup>①</sup>的先锋队员。”飞驒一边嚼着面包，一边插嘴说。飞驒并非要显示他的博学，而是像这种左派用语，当时的年轻人几乎人尽皆知，“可是——不

---

① 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带领学生进行游行示威等活动的民间组织。



光如此。艺术家可没那么干脆利落！”

餐厅逐渐暗下来。雨越下越大。

小菅喝了一口牛奶，说：“像你这样主观地判断事物，是不行的。毕竟……毕竟，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据说内心往往隐藏着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客观上的重大理由。家里人都把这次事件归咎于那个女人，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个女人，只是陪他一起去死而已，一定另有其他理由。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胡乱猜测也就罢了，如果连你也这么认为，那怎么能行呢？”

飞驒看着脚下燃烧着的炉火，嘴里嘀咕道：“可是……那个女人，已经结婚了呢。”

小菅放下牛奶杯，回答道：“我听说了。可那种事，有啥大不了的。在阿叶眼里，根本不算事儿。谁会因为女人已经结婚了就一起去死，那天真得也太不像话了吧。”说完，他把一只眼睛闭上，而用另一只眼睛瞄准头顶上方的肖像画，问道：“这位是疗养院的院长吗？”

“应该是吧。可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大庭自己知道。”

“说的也是。”小菅随意答了一句，然后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断地向四周张望，“天可真冷啊。你今天要住在这里吗？”

飞驒赶紧咽下嘴里未嚼完的面包，点点头说：“要！”